

1 最初的脚步

在 20 年代末的故纸堆上，我曾翻阅到一篇关于武平调查的文章，一开头便写道：“武平是福建的亟西，重峦叠嶂，简直是一个偏僻而荒瘠的所在，什么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懒得探身进去

这确实是个被历史尘封已久的小县，不要说在全国，就连福建，建国多年后仍不知其名者大有人在。武平人外出，有人问：“仙乡何处？”回答是福建武平。倘问者再追问：“哪个武平？”这时大多武平人会巧妙而自豪地回答：“就是刘亚楼将军的故乡。”

1993 年 5 月，正是禾苗青青、稻浪翻飞的时节，我第一次来到武平县湘店乡，探访刘亚楼的出生地。

湘店这块偏远、人稀的土地，光“刘氏宗祠”就出了几个人物，在刘亚楼之前较为著名的有明朝清官、浙江巡按御史、大理寺卿刘隆，清刑部主事、“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从刘光第 1895 年回乡祭祖探亲时所作《湘坑湖记》一文中，可以了解到这块土地的一些情况：

“湘坑湖，其于城市也皆远，北去长汀县百二十里，西去会昌县百十里，西北去瑞金县百四十里，而武平县东北去百十里。

“湘坑湖在山顶，环拱四五秀峰。喘山而上，有碎石路三，皆十里。至则山屏地砥，别然中开。雨乃漫为湖荡，实非湖也。南风至，墙屋皆汗珠之潮。若盖数百里外，海气遥蒸万山之上，而吾刘氏实居焉。为时，以日计得二十万；为户，得千数百；为丁，以指计可得十万；湖内无以容也，散落湖外。

“山之腰腹脊膂，人家分栖之，烟云复缭，鸡犬声清以达。”

那天，我从县城出发，经过 3 个多小时的颠簸，汽车终于把一片近似原始森林的林地抛在了后边。将军的出生地湘洋村月形下，座落在武夷山脉南部最高峰梁野山麓，地方颇有诗意，据说，它得名于整个村庄状如月牙儿。如今细细观之，状摹之，信然。

为便于我的活动，乡党委经研究决定，调乡唯一的老式吉普供我使用（因为送我的车要先回县城），食宿统由乡负责。

这个在平日再寻常不过的决定，却是一份难得的“殊荣”，要知道：湘店乡那时温饱问题尚趋解决，财政连年赤字，平时上面来人不少伙食自理，吉普车大部分时间都是“赋闲”的，因为紧张的财政实在无力支付汽油。

我不禁有受宠若惊的感觉，我知道，我沾了刘亚楼的光。

午饭后正准备小憩，忽报梁凤鸣老人“求见”，忙赶将出来。梁凤鸣是我计划内要访的“五老”人员之一，没想到，他消息这么灵通，竟找上门来了，真令我这小辈感动。这位 70 多岁的老人，手持拐杖，一脸的老年斑，满嘴只剩三五颗牙，他用长满茧子异常粗糙的双手握着我，喘着粗气说：“马长（刘亚楼的乳名）伢（客家语：我）很熟呀，这把拐杖就是佢（客家语：他）送的，都 30 多年了……”

30 多年了，可梁凤鸣记忆中的“马长”却还是那么清晰，那么亲切，那么生动，一切都恍如昨日。

絮絮叨叨了一个下午，他被媳妇喊走了，可还意犹未尽，回头说：“伢肚里的故事还可讲三天三夜呢。”望着他蹒跚而去的身影，我忽地感到一种收获：他对刘亚楼的感情如此强烈地影响着我，这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

湘店是块红色的土地，不仅在于这里出了两位共和国将军，还在于在革命战争年代，全乡 6 个行政村中，有 4 个属革命基点村，光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 172 人。在现有的优抚对象中，有烈属 75 户，失散老红军 70 人；“五老”人员 14 人。

这些失散老红军和“五老”人员无疑是活的资料，于是，连

续几天，我迎着朝阳，沐着月光，伴着深山犬吠和十里蛙鸣，在农家庭院，在敬老院，在稻田池塘边，从老人们嘴里挖出了一摞关于刘亚楼当年的话题。

刘亚楼年轻时的脚步，就从老人们断断续续的叙说中由远而近，走近滔滔汀江，走近大洋泉，走近牛皮坪，走近店下，走近小澜，走近亭头……不知有多少次，我一回眸，刘亚楼的脚步似乎还留在青石板上，余音缭绕。

1. 那方水土那方人

刘亚楼最初的脚步，是从一座古老却还算结实的房子开始的。当它历经一个世纪的风雨飘摇呈现在我眼前时，四壁的泥墙已开始不可抑制地剥落，木质的楼板在多年的烟熏火烤下一片黑漆，屋顶黝黑的瓦片在阳光曝晒、暴雨摔打下开始碎裂。虽不是政府规定的文物，但半个世纪以来，当地百姓自发地保护了它的存在，为故人保存着一份记忆。

打开结满蜘蛛网的木板门，一股潮湿的霉味直刺鼻孔，老鼠吱吱吱地窜逃。踏上嘎嘎作响的木梯，我看到了一间阴暗的没有窗户的房间，房内没有床，楼板上散乱地铺着陈旧的稻草。

岁月的小河流回到 1911 年 12 月 29 日的雨夜，此情此景就是刘亚楼出生时的大致面目。

听老人讲，刘亚楼的生父刘克芳，为人正直善良，由于祖上没有半分地，他农忙时在租种的几亩山田里争点粗粮，农闲扛起“担竿落脚”（客家语：挑担工具）帮人挑担送货或是上山砍柴叫卖度日，长年过的是“辛苦挣钱辛苦花，一个铜钱两分家，一两猪肉擦半月，半合糙米拌菜瓜”的生活。他 37 岁那年，在村里好心人的帮助撮合下，才同一个名叫曹秀孜的农村姑娘结婚。婚后的日子虽然窘迫，但由于夫勤妻贤，相亲相爱，倒也过得有滋有味。一年后，他们的婚姻之树诞生了第一个小生命，取名宝秀。女儿的出生，给这个苦难之家增添了快乐，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最

使人忧愁的是，曹秀孜产后落下一身疾病，根本没有奶水来养小孩。夫妇俩抱头痛哭后，含泪将小女儿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在刘克芳 40 岁这年，他们的婚姻之树诞生了第二个生命，那就是后来的刘亚楼。中年得子，刘克芳心头万分高兴，端详着儿子，忽然发现儿子左手掌长有一条横贯纹。“横贯纹！”他惊奇地叫了起来，急急掰开儿子的右手掌，又看到一条横纹清清楚楚地贯穿手掌心。“我儿子有一双横纹手！”刘克芳逢人便说，引得人们啧啧连声：“克芳，这孩子一双横纹手，命强，有出息！”

刘克芳盼子成长心切，给儿子取名兴昌，乳名马长。

曹秀孜是个忠厚、温顺的农家妇女，由于长年饱经辛苦，病魔缠身，加上遭受了分娩之苦，剩下一付虚弱的骨架。在那年月，穷家薄户的，连口粥汤都难以喝上，哪有什么补品来做月子！就在刘亚楼落地不久，她一病不起，半月后含恨撒手人间。这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当头风”。从此，刘克芳既当爹又做娘，不是一把眼泪一口食地给儿子搪塞些粗粮野菜，就是东家转西家寻地找口奶吃，见此情景，谁人都会伤心、可怜。刘亚楼在这风雨飘摇，充满苦难和忧患的人间作为生命形式存在一个月后，又小又瘦，由于食不果腹，整天哭啼不止。眼看这条小生命朝不保夕，一位名叫刘德香的好心人伸出了援助的双手，他成了刘亚楼的养父。刘德香和刘克芳是同村房亲，也是同条藤上的苦瓜，从小在苦水中泡大。看到刘克芳的艰难处境，便和妻子梁玉娣商议，从一筹莫展的刘克芳手中把刘亚楼抱来抚养，更名为振东。刘德香夫妇生有 7 个女儿，前面 6 个都因生活所迫，有的夭折，有的幼小嫁人，不满周岁的七妹已成眼前他们的命根子，可为了把乳汁用来哺育刘亚楼，刘德香夫妇毅然将亲生骨肉卖给人家作童养媳。

刘德香为人宽厚，是个手艺不错的铁匠。家里虽有亩余山坑田，但在那“地主盘剥官税苛，穷人有泪肚里咽”的年月，禾镰一上壁，就要借人粮，日子过得还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两年后，妻子生下了刘亚东。

为了维持日常生活，刘德香常年外出炼铁、打工。

湘店系偏僻山区，又因地处武平、上杭、长汀三县交界，山林成片，土匪成众。农民们为了解决饥饿，早做凳子晚编草鞋，把卖来的钱拿到长汀蜡口圩买米下锅，可归途中常遭土匪抢劫。一个名叫刘可玉的中年妇女，去长汀买米回来，途中连人都被土匪捉了去，被关了 3 个月惨遭轮奸后，还被强迫出嫁远地，害得其夫四方跟寻，绝代无嗣了。这消息使妇女们闻之色变，更有甚者，土匪不仅劫财劫色，还动辄杀人。刘亚楼的表弟、原黑龙江军区副司令员梁思久回忆这段往事时，曾说：“我父亲梁佩玉，当年借了人家 10 余个银元，想到江西贩鸡赚点钱补助家中生活，归途中不但鸡被劫走，连人也被押到深山绑在树上，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几天后 幸遇猎人搭救 不然 我父亲就要活活饿死了。”据他说，刘德香也遭过匪劫。

“出门不带刀，不如家里坐。”为保卫家园，农民除结寨自卫外，一俟稻谷登场，木料下山，无不购买枪械弹药，壮丁人人训练枪法，下田种地，一手铁锄，一手快枪，以防不测，长期磨励，枪法出众，勇猛机警者比比皆是，这也是武平人以“蛮勇”著称客家地区的原因之一。

比土匪更可恶的，是地主！有一年，刘德香为了躲债，长期不敢回家，大年三十那天，把在外面拚死拚活挣得的一点钱，割了 2 斤肉，揣在怀里，偷偷地回到家来过年。就在这个时候，地主带着狗，凶恶地闯进来，一把把肉抢过去，当场喂了狗，还连打带骂地逼刘德香还债……

官府专横暴虐，地主重利盘剥，土匪残暴成性，这就是刘亚楼来到世间，看到的无情的现实。他幼年也许并无大志，也许只是个看见别人吃肉就馋得慌的再普通不过的小孩，但在不平的现实面前，他天真幼稚的心灵确是慢慢播下了仇视强暴、反抗压迫的种子。武北地区流传“上屋讲打，下屋讲写”，刘亚楼正是上屋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锻造了他粗犷豪放的性格。据村中耄耋老者说，当年他们都喜欢和同龄的刘亚楼结伙作伴，听他的“调遣”。刘亚楼当时是个名副其实的“孩子王”。这不仅在于他体魄健壮，勇气过人，还在于喜欢打抱不平。最令村里乡

称道的是，由于他的“拉帮结派”，平时飞扬跋扈的地主豪绅的孩子也不敢欺侮穷人家的孩子了，乡里的弱小孩童也不会受大姓人家的孩子欺负了。

2. 艰难的上学之路

客家人千里迁徙，历经艰难险阻，辗转定居于闽西粤东赣南等地，以其勤劳勇敢，热情好客，尊师重教等著称于世。而尊师重教在武北地区尤为显著，土匪抢黑道也抢白道，独不抢教书先生。这是一种典型奇特的现象。

乡里有所崇德学校，是富有资产的乡绅刘忠儒出钱创办的，由其次男刘克模主持。刘克模在 1914 年留学日本时，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加入过中华革命党组织。为了反对袁世凯屈辱卖国的“二十一条”，他受组织派遣回国活动。后来留家办学，热衷于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定出“能文能武，培育英才”这开明办学宗旨，不但开国语、算术等主课，还设体育、美术等课程。同时规定：有钱子弟收全部学费，穷学生只缴书本和炊事费。

学校琅琅的书声很是吸引了刘亚楼。不知有多少次，他趴在教室的墙根下一动不动地聆听讲课。刘德香寻找到他后，要拉他走，他还频频回头张望。这情景，使刘德香从刘亚楼身上看出了一种力量，看到了一线希望，也使他暗暗下了送儿子上学的念头。

1918 年，刘亚楼刚满 8 岁。一天夜晚，刘德香在松油灯下小声地和妻子商量送刘亚楼上学事。

“偻们（客家话：我们）祖祖辈辈为农，斗大的字识不得几箩筐，只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哪一代不是累弯了脊梁骨，愁断了肌肠！出个读书人，即使不能光宗耀祖，在日后起码多少可改变点门面。”妻子虽是个文盲，却和丈夫一样盼望家里出个“小秀才”。

“偻看马头这崽挺那个的。不管怎么样，也要让佢上学念书，不然会误一辈子的。”刘德香吧哒着旱烟说。

“棕头也一起去吗？”那时刘亚东已经6岁，也已到了上学年龄。

“不行啊，俺们两公婆（客家话：夫妇）累死累活，也赚不了那么多钱供俺们两兄弟读书啊！”刘德香感到真正遇到了麻烦，他把头深深地埋了下去，闷声闷气地回答。

“那棕头怎么办？妻子着急道。

“两个娃，依俺看，送马头读书，让棕头先做家里的帮手，种地、打铁，以后有条件再看。”刘德香吐了几口浓烟，终于下了决心，他以征询的目光看着妻子。

妻子一动不动地坐在板凳上，良久终于点了点头。就这样，一对厚朴的农民夫妇，做出了出人意料、感人肺腑的举动：在只能供一个娃念书的前提下，他们“亏待了”亲生儿子。铁匠刘德香用一双打铁的手从好友刘克芳手里捧回了那个叫兴昌的婴儿，他打铁一生，干得最好的活儿是为新中国锤打出了空军之父。

这年春节刚过，整个山区呈现出一片翠生生的绿色，一道道山梁，一洼洼山凹里竞相开放着各种颜色的山花。鸟儿唱出了春天的赞美，大洋泉村前的小溪也欢快地流淌着歌唱着。8岁的刘亚楼肩背书包，蹦蹦跳跳地来到小溪旁的菩萨庙，私塾就设在这里。

在开国将帅中，虽然不乏像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罗荣桓、罗瑞卿这样的读书人，但他们大都出身乡绅或地主殷富家庭，像刘亚楼这样出身贫苦农家，却有幸从私塾读到中学的人应该说是不多见的。铁匠刘德香的这番义举，无疑是伟大的。刘亚楼无疑是幸运的。建国后他常谈起这段往事，对养父养母的恩情没齿难忘。

一年的私塾生活，给刘亚楼留下的印象，不外乎是手拿“戒尺”活着的“孔圣人”和沉闷的环境、《三字经》一类的教学内容。第二年，刘德香让他转学离大洋泉村不远的崇德学校，入初级班学习。此时的崇德学校，在刘克模的苦心经营下，办得相当开放。

梁凤鸣老人曾带我到崇德学校旧址参观，他说：“在学校，马长除主课外，最喜欢参加军事训练，肩扛木枪，腰系子弹袋，脚绑带，早晚二操和体育课从来不漏。佢个（客家话：他的）体

育成绩在同学中最为出色。”我看到学校旧操场侧有一株蓬勃的松树，弯曲粗壮的枝桠上系着硕大的秋千，据梁凤鸣老人介绍，刘亚楼当年经常赤膊荡秋千，他摆动的幅度大得令围观的同学目瞪口呆。木头为桩的单杠，他能熟练地翻飞旋转，既能垂直 90 度，也可运动 360 度，技艺娴熟，众不能及。他还学会了用弹弓打鸟，后来发展为跟大人们用猎枪捕兽，渐渐练就一手好枪法。空中的飞鸟，凡射程之内，每每弹不虚发。说起水性，刘亚楼的身手更靚了。刘亚东和梁凤鸣老人曾带我到有“客家母亲河”之称的汀江边觅踪访史。他们指着滔滔江水说：“马长常往汀江‘搜鱼子’，一个猛子下去，屏息数分钟。跃出水面时，手中两条口中一条，从不空回，俺们经常在岸边等佢丢鱼，然后用铁线一条条串起来，满载而归。”

家乡的溪流、江河，让刘亚楼谙熟了水性，就有了以后的搏击大风大浪。游泳，成了刘亚楼一生不改的嗜好。

刘亚楼个性倔强，认定自己该做的事，就坚定地去做，一定要做好。为了军事训练的方便，一次，学校要从学生中选拔一人吹号。他听说后自告奋勇向校长请求，经测试气量不够，但不肯罢休。回到家后天天练，家里一再劝阻都不听。半月后，经全校师生考核，他的号吹得最好，成为第一个司号员，指挥着全体学生的军事训练。

我还从别的老人那儿“采风”到刘亚楼聪明伶俐，脑筋开窍的逸事。一次，刘克模在邻近 5 乡联欢时，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演讲会。他别出心裁想在台上挂副对联，为此特出上联：“到此来，静静心倾听一遍。”要求几个学生答对下联。学生们不是面面相觑，就是对不工整。当他将眼光转向刘亚楼时，只见他不慌不忙朗声答道：“回家去，诚诚实实领会一切。”刘克模大为惊喜，认定刘亚楼日后必有前途，由此对他刮目相看，悉心培养，并资助部分学费。

1923 年或 1924 年，刘亚楼考入湘店高等小学。由于他学习勤奋，两年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武平县立初级中学（今武平一中）。

喜报传到大洋泉村，这个小小的山村皆大喜欢，因为村里几代人中难得有达到如此学历的，刘亚楼无疑给全村增添了光彩。

“山窝里飞出了金凤凰，德香老，今后你家有望了。”乡亲们不约而同来向刘德香恭喜道贺，一向清冷的门庭顿时热闹了起来。

刘克模也兴冲冲赶来祝贺，他是村里有地位的人，他的到来，乐坏了刘德香一家。

在庆贺酒桌上，刘克模从身上掏出几块银元，放到刘亚楼手上，说：“振东，这是赠给你入学的一点学费，算是老师的一点心意。好男儿志在救国，今后要好好学习，做个学有上进、博学多能的有志之士，将来报效祖国。”

在送刘亚楼上学途中，生父刘克芳养父刘德香一路少不了再三叮嘱：“马头，自古学堂门槛九丈九，只有少爷王子才进得去，如今你考中了，就是长了咱们穷人的志气，你要好好念书，叫咱们也知道知道，咱们穷人也有八斗高才的！”

武平县立初级中学位于县城考棚。从湘店到县城有100多里山路，来回要走两天，十分不便。不久，刘亚楼便转入与湘店隔一条汀江的省立第七中学（现长汀一中）。

望子成龙的刘德香，为了支持刘亚楼上学，一家人节衣缩食，忍饥挨饿。可由于省立七中学费昂贵，加上在“小上海”汀州城里生活，开支就更大了。虽然刘亚楼在校也省吃俭用，并常为富家出身的同学代做作业以换来几顿饭或几个铜板，但他越来越感觉到沉重的家庭生活的拖累。贫困的家境对刘亚楼学业构成的威胁，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当时又值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时局动荡，学校局势一度紧张，秩序也一天比一天混乱，刘亚楼终于满怀惆怅地辍学回乡了。

刘亚楼虽然只在省立七中苦捱了半年，但期间却认识了对他早期颇有影响的张赤男。

张赤男是1920年进入省立七中的，在学校他经常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1926年北伐军入汀后，他毅然投身革命，在北伐军十七军政治部担任宣传员，翌年被选送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期间受恽代英影响颇深。此后参加了广州起义，负伤后重

回七中，以教员的合法身份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刘亚楼和杨成武曾多次听他讲述过北伐战争、广州起义，他们成了他培养的长汀革命运动的重要力量。

3. 乡村教师

刘亚楼回乡后，即被刘克模聘请为崇德学校教员。他工作踏实，教学也特别细心认真，常给学校提些办学建议，深得刘克模的赏识和同事的称赞。他不仅在课堂上宣讲进步内容，课外也在宣讲反封建思想。当时乡里有几个老头，还留着封建王朝的长辫子，用黑丝线编得长垂足踝，打扮得十分难看。他就带领学生，到他们家里宣传剪辫子，遭到他们拒绝。第二天，刘亚楼带领学生来到一位老头家，让学生在面前再三宣传，自己则身藏剪刀站在老头背后，趁对方不备，伸出剪刀就把长辫子剪掉。老头怒气冲冲地说：“马头，你真是看着你光势北（客家话：屁股）长大的，亏你还是个读书人，真是有辱诗文……”

刘亚楼耐心说服他：“伯伯，你们贫苦农民要团结起来，扎扎实实反对封建社会才能摆脱压迫和剥削，要实现新社会，一切旧习气就要除掉，如果男人的长辫子不肯剪，怎能宣传妇女剪发呢？”

通过一系列的宣传工作，老头们自己动手把辫子剪掉了。由于这个生动教育，妇女也很快就开展了剪发运动。刘亚楼那敢字当头、胆大心细、富有正义感的品质，使刘克模有意培养他。

一天，刘克模神秘地领刘亚楼走进他楼上的小书屋。桌上堆放着《独秀文存》、《向导》、《新青年》、《岩声报》等一批进步书刊。刘亚楼见之大喜，高兴地对刘克模说：“校长，我在省立七中时就读过《新青年》，真愁找不到这样的好书看呢！”

“哦……”刘亚楼的话使刘克模颇有些意外，“振东，是谁给你看的？”

在刘亚楼心目中，刘克模是个最可信赖的人，因为他思想开明，胸襟坦荡，还有忧国忧民之心，于是毫不保留地告诉他：“是

张赤男老师给我看的。”

刘克模听后大喜，说：“振东，以后想看书就来这里吧。”

此后，刘亚楼一有空就往书房里钻，他对那些书着了迷。小书屋里的松油灯经常伴他到天明。他对国家对民族命运的关心和救国救民真理的追求，就被这些进步书刊唤起了。

刘克模一次外出上海，回来后刘亚楼发现他不时与小澜的张涤心、亭头的李长明等秘密往来，这些人在他的 3 层楼上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有时早上来，晚上才走，在他们谈话时，刘克模规定外人一律不得上楼，一次他的亲兄弟擅自上楼，被他狠狠克了一顿。为了谈话安全，刘克模有时还叫刘亚楼看门望风。如此举动使刘亚楼好生蹊跷，一次，他终于在无人时开口问了，他决心弄清楚。

“振东，我早已是一名共产党员了。”刘克模觉得刘亚楼成熟了，没有必要向他隐瞒实情。

“原来恩师就是共产党，咋不早告诉我，害得我想找没地方找。”刘亚楼听了又惊又喜。

“振东，你这几个月来做的工作，就是为共产党做事啊。”

刘亚楼恍悟，立时兴奋不已。

“振东，”刘克模的神情忽地变得严峻起来，“我这次去上海，名为做生意，实是干另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此次回来就是奉组织之命，继续以办学为名，联络人员，扩大活动。你的老师张赤男同志是我们活动的负责人。”

得知自己敬爱的两位老师都是共产党员，刘亚楼高兴之余，觉得力量无穷，他当即表示：“我志愿为党多做事。”

“好，在做事中认真领会就会知道我们工作的意义。”刘克模意味深长地说完，庄重地望着刘亚楼，那目光里包含着期待。

1927 年 5 月，驻上杭城的国民党右派继^{4·12}之后追随其主子蒋介石叛变革命，进行大规模清党，不少革命志士惨遭杀害，闽西大地一片白色恐怖，直至翌年 9 月南昌起义军在周恩来、朱德领导南下入闽西后，整个政治局势才逐渐好转。

一天傍晚，刘克模把刘亚楼叫来，神情极为严肃地说：“振东，

明天是你最后一课了。”

“为什么？”刘亚楼大惑不解。

刘克模压低声音说：“朱毛红军已经下山，往这边打来了。为了配合朱毛红军入闽，上级决定在闽西各地条件成熟的地方，举行农民暴动，建立地方工农武装。为了连接武北汀南的红色势力，使暴动成功，组织决定在店下以经商为名，建立秘密联络站。”

店下是长汀、上杭、武平三县交界部，面临汀江，为汀江中游重要物资中转站，商贾云集，处水陆要冲。水陆都可通汀州、上杭，又有比较繁荣的市场，交通方便，消息灵通，确是建立秘密联络站的好地方。刘亚楼一边点头一边问：“谁当联络员？”

“组织上决定由你总负责，刘永光、梁光天、刘克宾配合。”

刘亚楼静静听着，第一次领受这么大的任务，使他感到了党对自己的信任。

“为了便于隐蔽，联络站以货栈形式出现，对外就称经营油盐杂货和布匹，名字嘛，我看就叫云商栈好了。”

4. 云商栈老板

云商栈设在店下石拱桥旁。店下原为长汀管境。明代湘坑湖人刘隆在朝为官，告假返乡时多从长汀乘船而下，朝廷为照顾刘隆回乡方便，就令店下改归武平管辖。当地区乡当局和商旅，发挥其地理优势，开辟集市，建造商店，市容逐渐繁荣起来。《武平文史资料》（总第十辑）载：

“清末至民国时期，每逢农历一、六墟日，赶集者常有数千。尤其在农闲时节，赴墟群众更多。

每日过往船只达二三百艘，有的停泊于店下，有的则漂江而去。当年群众中流传着‘上河三千，下河八百’，‘上河铁船纸艚公，下河纸船铁艚公’，的顺口溜，来概括说明来往船只之多和江河之险与夷……那时店下附近群众的船只就有五六十只之多，船工约有三百多人。他们靠船

只替商旅运货挣钱，餐风宿雨，披星戴月，历尽艰辛……”

商业繁盛的店下，无疑是各色人等鱼目混杂之地。刘亚楼在党组织的指示下，以店老板作身份，周旋于“宾客”之间。他利用上汀州、下上杭“做生意”之机，秘密联络张赤男、杨成武等，把探听到的消息迅速传回给刘克模、张涤心。充当这种类似地下性质、兼有双重身份的角色，需要坚定、机智和必要的随机应变。所幸的是，“刘老板”在他的位置上干得相当拿手，后来连驻店下的国民党连长都被刘亚楼“拉拢”过去成了“靠山”。

50年后，当我来到店下时，那几间叫云商栈的泥屋作为武北早期革命斗争的信物尚存。汀江热吻着店下古渡口，由于是三县通衢之地，店下显得热闹非凡。我把这种感受说出来后，陪同我的刘可能老人说：“在马长那个时候，这里更热闹呢。”

我兴趣油然而生。闲聊之间，这位居住店下已有70载的老人从岁月之河里打捞来了可成档案的往事：

“我们这个店下过去汀江上光船就有几百只，‘盐上米下’生意很好做，五日一圩，长汀的、上杭的、江西的生意人都来，那年头，店下热闹呢，我们原来是做豆腐生意的。那年隔壁开了个云商栈，卖的一半是洋货，来头不小啊，是谁呢？克模先生、马长、光天、亚东、克宾，这一群人啊，日宿夜溜，我们经常半夜起来磨豆腐，看到他们摇船回来，第二天又什么事也没有。马长人缘很好，闲来无事就坐在汀江边弹琴子，土匪也不敢动他哩！枪法神啊，那年和细八子比枪，二发三中，打下飞鸟，土匪过路大气也不敢出，我们这豆腐店就沾光了。后来，听说他们去绑了长汀白头寨的恶霸，还有江西土匪的票，得枪二打，光洋三千，打小澜暴动去了，云商栈就不开了。生意人说：‘云商栈云商栈是唔上点。’1953年马长骑白马回来，路过店下，见到我们说：‘可能你还认识老朋友么？’一看不是马长吗？后跟有一个机枪连呢，成大官了，后头才知道是空军司令，但他没变，还是我们农家子弟。”

刘可能所说的刘亚楼和土匪细八子比枪事，在武北民众口里颇有传奇色彩。

细八子的真实姓名难以考证，据说他原是北伐军的一位小军官，从广州逃回后，拉杆子盘踞店下，打家劫舍。刘亚楼以买枪护店协助治安为由，向他购买驳壳。一次，赣匪偷袭细八子，细八子腹背受敌渐渐不支的关键时刻，刘亚楼冷枪相助，击退赣匪。

细八子一向以一手好枪法自倨，见刘亚楼枪法了得，心生疑窦，以为要踩他的盘子。他不思报恩，却约刘亚楼第二日正午在汀江湾尾角比枪。

翌日烈日当空，汀江面上浮着一排小酒坛，远远望去只见 6 个小黑点，当地百姓闻讯刘亚楼和细八子比枪，纷纷赶来看热闹。细八子在一群土匪民团簇拥下，提前到达。正午 12 点，刘亚楼衣衫飘飘，单枪赴会。

比武开始，按武北江湖规矩，该细八子先打。细八子有意在围观的人群中露一手，也不谦让，掏出匣子枪向目标射击。随着“砰砰砰”3 枪，3 只酒坛应声而碎。团丁们齐声喝采，细八子收枪，倨傲地瞧着刘亚楼。百姓为刘亚楼暗捏一把汗，却见刘亚楼不慌不忙地举枪击发。“砰”地一声，远处江面上一只酒坛碎裂，百姓掌声雷动。又“砰”地一声，江面上只剩下一个酒坛了。百姓再次欢呼，细八子惊愕，旋又故作镇静，双眼冷冷地盯看刘亚楼手中那杆枪。在众人的注目中，刘亚楼缓缓地再次举枪，人们屏声敛气，周围静极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刘亚楼还是凝立不动，江风吹着他飘拂的衣衫，他像一尊塑像。迟疑了些许，刘亚楼终于开枪，子弹“嗖”的一声擦江而过，可江上那最后一个酒坛只是晃了几晃，完好无损，百姓们一阵叹息声。细八子心头窃喜，无比自负地哈哈狂笑：“虽不及我，但三发二中，也算神枪了哈哈！”

刘亚楼“弹有虚发”，维护了细八子的面子，也使得自己能在店下潜伏下来，暗中从事地下工作。

随着武北革命条件逐渐成熟，中共闽西特委指示举行武北暴动，促使武北汀南的红色势力连成一片，控制主力红军入闽的南大门。中共武平临时县委委员张涤心受命在小澜天后宫创办“育英学校”和“农工夜校”，以办学作掩护培训农运骨干，组建农民

协会，同时以“保卫地方”为名，雇请师傅制造枪枝，购买弹药。刘克模也指示刘亚楼秘密筹集武器。

刘亚楼暗中刺探敌情。一日，他得知细八子率匪团绑票汀州土匪，得枪 10 余支，便瞅准时机，趁他不防，率梁光天、刘永光、刘克宾等人取枪而走。细八子闻讯，暴跳如雷，急率众匪拦截。双方遭遇后，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当年曾伙同刘亚楼起事的老红军战士刘亚东、梁凤鸣、趟子等，对这一幕记忆犹新。

“姓刘的，老子待你不薄，可你就这么脚底抹油溜了，良心狗吃了？”细八子恶声恶气地吆喝道。

“良心？你还谈良心，你欺行霸市，掳掠民众，浑身上下哪能找到良心两字？”刘亚楼一反往日从商时的谦恭，豪情满怀。

细八子一听，暴跳不已，骂道：“老子早就怀疑你跟共党做红道生意，你果然有种。人各有志，你要闯江湖打地盘，老子也不勉强，可总要称称自家斤两。否则，我手中的家伙是不会答应的。”

刘亚楼轻蔑一笑后，大义凛然说：“那就试试你的神枪，看看我的破枪吧。”

细八子一怔，随后便一阵狂笑：“好，按江湖规矩，以武论胜负，你小子败了，把枪留下，胜了，我放马！”

此时，落日已逐渐西沉，一群飞鸟鼓噪归林。细八子狞笑一声，手起枪响，一连 3 个点射，3 只飞鸟应声而落。俄顷，又一群鸟雀飞至上空，刘亚楼举枪迅射，“砰砰”两枪，3 只飞鸟一头栽落。日暮余晖中，鸟的羽毛在空中飞舞。

夕阳如血，刘亚楼神态自若地看着细八子，细八子那张涨得像猪肝一样的脸，由红转青，由青转白，最终，他狠狠地咽了咽口水，拔腿率众就溜。

刘亚楼自此威镇武北汀南，被称为“神枪王”，远近土匪一听到他的名号，溜的溜，跑的跑，躲的躲，全没了踪影。

5. 铁血团

弄到枪械后，刘亚楼与刘克模、张涤心等秘密组织和联络武

北 48 位可靠热血青年，在山背仓楼上召开会议，成立“铁血团”，商议发展农会、举行暴动等事宜。为表示大家团结一心，会上举行了旧式但又使农民易于接受的结拜义盟，大家一道杀鸡喝血酒，拈香下跪宣誓：

双手点起青龙香，
香烟袅袅冲天堂，
有情有义来结拜，
无情无义照香亡。

吼毕，大伙把燃着的香往血酒碗里疾速有力一插，“吱”的一声香灭后，众人举碗平胸，对着黑蜡烛，洒些地上，尔后仰脖一饮而尽，用力摔碎海碗。

为了更好地组织农会，刘亚楼向刘克模建议在崇德学校增设农工夜校，让贫苦的农民免费入学，借机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号召他们起来闹革命。他的这项建议实施后，受到当地百姓的普遍欢迎。他还自编通俗易懂的教材，由浅入深地教育农民。他当年编的一些民歌至今仍在湘店流传，一位老人曾即兴念过一首：“天落雨，路边烂，脚穿木拖手提灯，夜来无事上学去，学习写字打算盘，专心一意不得闲。”

在刘克模、张涤心等人的秘密发动下，武北各地农民进步组织迅速发展，湘洋、尧山两地组织了大、小青年会，各有 40 余人，大青年会由刘亚楼和梁光天负责。

根据上级党组织的要求，1928 年湘洋、亭头两地公开成立农会。端午节这天，16 岁以上青年，有枪拿枪，无枪备刀，在大坪崇上举行武装集会。

刘亚东对集会情景至今记忆犹新。他说：“集会那天，偲刚好 13 岁，还不够条件，就问马头去不去？马头拍着偲的肩膀，高兴地说：‘走，跟哥一块去。’于是，偲就肩扛铁锄跟偲走了。到会的人很多，有三四百人，台上绑着两个土霸。刘克模首先讲话，偲号召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成立自己的组织，并当众宣布对豪绅地主实行‘二五，减租，提出从自家先实行减租减息，群众鼓掌欢迎。但有的地主豪绅在台下叫嚷反对。当刘克模以反对外来侵略

为名，宣布归集各公堂枪枝，组建武装部队时，反对的人就更多了。

“台上台下一片叫嚷声，匪真有点吓了。就在这时，马头出场了。但全副武装，威风凛凛，手上还拿着 3 颗子弹，说一颗子弹管一件事：第一，有枪不交的土豪，查出枪毙；第二，不‘二五’减租的枪毙；第三，阻挠青年参加革命的枪毙。这下可神了，但声音刚落，刚才还闹哄哄的会场一下子鸦雀无声了。马头真有两下子，说实话，匪当时真为但感到自豪。会后没收公堂分谷，那些地主不肯开仓门，大家又都怕得罪人，不敢上前。而马头却用斧头破仓 3 间，把谷子分给农民吃，于是全乡农民都说但的好话，在但的影响下，匪和弟弟协昌不久参加了模范少先队，父亲后来也参加了地方赤卫队，还曾担任区、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后来村里有个秀才，写了一首民歌，说：‘亚楼父亲刘德香，区苏主席响当当；更喜弟弟刘亚东，藐视敌军逞自豪。’”

1929 年，刘亚楼在张涤心、李光介绍下，加入了 he 向往已久的中国共产党。随后不久，他奉命率大青年会参加张涤心任总指挥的小澜农民暴动。他虽不是主帅人物，但捉拿豪绅，摧毁匪巢，歼灭民团等战斗，都有 he 出色的表演。不久，小澜暴动武装队伍遵照闽西特委的指示，被整编为闽西红军游击大队武北第四支队，直接受张赤男指挥。

跟随刘亚楼干过革命的老赤卫队员梁福星老人回忆往事，显得豪情满怀：“说起扛枪打仗，要匪们才有那本事！铁血团，响当当个，武北四支队，哪路土匪杆子不吓得屁滚尿流！钟绍葵武北 64 乡民团算个鸟蛋！匪们那个铁血团是共产党的，去江西土楼抓土匪，三四丈的楼，马长呼地窜上去，绳子放下来，匪们呼地上去，那才叫年轻人。被哨兵发现了，一枪一个，收拾但们。人照绑，两打快枪，三千光洋还不是白白送来。咳，那时，土匪多如牛毛，防不胜防，没有两下半功夫，不行呢！武北汀南一带土匪，抢白道，也抢黑道，但不抢教书先生，马长教过书，才思好，遇到急难，也是教书先生。枪法就更好了。匪当年也好歹跟马长学了手枪法，枪上的斤两还是把握得准的。共产党的人，为老百姓